

# 香港傳真

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 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07-50

2007年7月30日

\*\*\*\*\*

## 傳統為什麼這樣紅 — 20年目睹之怪現狀

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李零

### 一、傳統為什麼這樣紅

這是我和大家討論的問題，大家身邊非常熱鬧的問題。

前一陣兒有件事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“紅心鴨蛋”事件。鴨蛋為什麼這樣紅？事情比較簡單，質監局一查就查出來了，鴨蛋裡面放了蘇丹紅。但我們要談的事可不一樣，後邊的背景很複雜。

臺灣有家報紙，登過篇文章，題目是〈孔子為什麼這樣紅〉。它是學我們的老電影，《冰山上的來客》，雷振邦的插曲〈花兒為什麼這樣紅〉。

孔子為什麼這樣紅？這是個敏感問題。不瞭解前因後果，不

能理解它。比如，于丹為什麼這樣紅？知識分子的眼睛為什麼這樣紅？不管是高興的紅，生氣的紅，嫉妒的紅——電視廣告詞：酸不溜丟的山裡紅。

現在，《論語》走進千家萬戶，民工發，監獄學，領導高興，群眾歡喜，知識分子不能太孤立，自絕於領導和群眾。

有人說，孔子死了，2500年才出了個于丹，太可愛，太可愛；就她把孔子講透了，講活了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這是捧。

有人說，此人活像一說書的，講的全是“心靈雞湯”，心得是她的心得，跟《論語》有什麼關係？夫子之道，全讓她糟蹋了，我們得保衛孔子，保衛他的道。這是罵。

還有人，深得中庸之道，說人民群眾讀《論語》，傳統文化被發揚，畢竟是好事，我支持你，但《論語》也分雅《論語》和俗《論語》，人民群眾歸你管，知識分子的地盤你休想進。我們知識分子講《論語》，那是另一番天地，我才不帶你玩兒。

這三種反應，和我無關。

不錯，我是知識分子，但最不樂意戴這頂帽子。儒這個林大了，什麼鳥沒有。

填表，我是群眾（群眾是集合概念，其實應叫群眾分子，和知識分子一樣）。群眾有什麼了不起？人多勢眾，未必真理在握。我還是群眾一分子呢。一分子就是一分子，他們代表不了我，我也代表不了他們。

一本書，一人讀，想不到鬧出這麼大動靜。我讀《論語》，就是我讀《論語》，自己寫點讀書筆記，講點個人想法，誰也不代表，犯不著綁上一堆人說事。

現在，舉國若狂，復古一邊倒，不正常。我的聲音太小，但我要大聲說給你們聽，請大家認真想一想，傳統為什麼這樣紅。

## 二、什麼是傳統？

“傳統”這個詞兒，現在地位很高，高得嚇人，除了過去的“革命”，啥都比不了，誰敢說個不字？

大家記住了，這是 20 世紀末、21 世紀初的神話，將來肯定是笑話。

傳統是什麼？不就是過去，好的壞的，一鍋亂燉，跟現在沒什麼兩樣，用不著拔高，用不著貶低。〈蘭亭序〉說，“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”。我兒子看我，和我看我爸爸，道理差不多。祖宗留下的東西，什麼沒有？你別以為，大浪淘沙，剩下的全是金子。

孔子說，“三年無改於父之道”才叫“孝”。楊伯峻說，“道”是正面的東西，爸爸的合理部分。但父母留下來的東西，合理的，三年不許改，三年以後就可以改了嗎？難道我們要改的，不是爸爸不合理的部分，反而是他的合理部分嗎？

我的看法，祖宗留下的寶貝，最大一件寶貝，是中國人。古今中外，一切遺產，都是為我所用。人吃飯，人是主體。不管什麼飯，總是被人吃。飯不能分體用。“中餐為體，西餐為用”，那不是笑話？但我們自己，也有毛病，甚至是渾身的毛病。《孝經》，開宗明義第一章，說“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”，好壞都不能拒絕。比如我爸爸的“禮物”是震顫，我媽媽的“禮物”是過敏。遺傳病，年輕沒事，年紀大了才暴露。可見就是體，也是好壞參半。

傳統，誰都有。比如美國，立國不過 230 年，家家藏槍，就是傳統，所以老有校園槍擊案。當然了，溜門撬鎖的也要小心，私闖民宅，人家會開槍。

孩子是自己的好，但別人的孩子未必比你的差。你排斥人家，

人家不排斥你，吃虧的是自己。西方人，開口閉口，言必稱國際，你的我的，都是他的。國際二字，背後有霸道，但他們四海為家，氣魄比我們大。

### 三、西化有什麼可怕

全盤西化是個不爭的事實，但大家最愛爭。我講全盤西化，不是價值判斷，而是事實判斷。不管好不好，愛不愛，這是大局已定的事情。你只要睜眼看一看，周圍的一切，幾乎全是西方文化，哪怕是國產自己造。

我們中國人，特別自豪的一件事，就是歷史上，我們特別能化人。古書上講的“柔遠能邇”、“遠人來服”、“歸義”、“歸化”，都是講這類事。就連最不濟的宋以來，漢族兩次被異族統治，我們還是把他們給化了。還有，抗戰時，我們講四大發明，國人稱為文化饋贈，很自豪。但結果怎麼樣？人家學了，卻拿船堅炮利來“還禮”，我們又學他們。

可見，老師和學生是換著當。

中國人的心態很簡單，我化別人，我愛聽；別人化我，絕不行。近代中國，明明已經被人化了，有人還在幻想，說蒙元怎麼樣，滿清怎麼樣，那麼大的塊頭兒，不也叫咱們漢族給化了？多少年後，還會大翻盤。鳳凰衛視，文化大觀園，文懷沙說，王魯湘，你的唐裝是滿服，我穿和服，才是唐裝，日本把中國滅了，沒關係，結果是，中國多了個日本族，第56個少數民族（這話，不僅中國人聽了生氣，日本人聽了也生氣）。

現在的日本，現在的美國，你給我化化看，別做夢了。想不到這種明擺著的事，照樣有人犯糊塗。

誰化誰，表面是爭誰的文化更優越，其實是爭支配權。我佔有這個勢，怎麼化都行，什麼你的我的，全都是我的。沒有，才分彼此，才爭高下。想不通的事，換位思考，道理很簡單。

中國近代史是部挨打的歷史。中國人挨打，中國文化也挨打，打得失魂落魄。一是揍出一個國學來，我叫“國將不國之學”。二是剩下一堆國粹，其實是全盤西化還來不及化，或化而不動，最後剩下來的東西。好像熬藥，藥被人喝了，留在砂鍋裡的，全是藥渣。原汁原味，本來是藥，沒有藥，只好拿藥渣說事。所謂國粹，其實很多是國渣。前一陣兒，各地申遺，什麼都申，很多就是這類東西。其實不少是這兩年剛造出來的東西。

還有一樣，令人自豪，則是我們的國寶。這是真正的寶貝，西化化不動的東西，只能毀而不能造。造出來的都不是國寶。我們中國，歷史悠久，文明輝煌，當然很自豪。古跡、古物和古書，儘管使勁糟蹋，留下的東西還是不少。物質文化遺產，實實在在；非物質文化遺產，虛虛假假。

古董，很多本來也是普通玩意兒，日用的東西，家家都有。毀的毀，棄的棄，最後剩下來，全是寶貝。保古和西化，如影隨形。西化的破壞，反而抬高了古董的身價。

文物，擺進博物館的展櫃，都是稀罕玩意兒，無所謂精華糟粕。糟粕精華，只有進入現代生活的東西，還在使用的東西，才有這類問題。我們把古董擺進展櫃，但不必把自個兒也擺進去。

#### 四、國學是國將不國之學

前一陣兒，國學網選國學大師。尹小林問我，哪些人算國學大師。我跟他說，舉國若狂談國學，大師不大師，暫且攔一邊兒，

咱們先得問一下，什麼叫國學？

國學是個混亂概念。

什麼叫國學？研究中國的學問就叫國學嗎？不是。第一，沒有西學，無所謂國學，國學是對西學而言，鄭玄不是國學家，戴震也不是。第二，人家外國有漢學，同樣研究中國。比如 20 世紀上半葉，法國漢學很牛。漢學不能叫國學。他們從周邊國家講中國邊疆，從中國邊疆講中國內陸，比世界眼光誰大，比精通語言誰多，我們的大師（如陳寅恪），毫無優勢可言。當時，五大發現，全和外國人有染，真讓國人氣短。陳寅恪、傅斯年，他們到外國幹什麼？就是出去偷藝。他們心裡，全都憋著口氣：人家看不起，暫時不說話，30 年後，再與他們爭勝。

我的看法，國學雖刻意區別於西學，但實質上是“國將不國之學”。它跟西學爭勝，越爭氣越短。新學，就連國學家也學，即使最最保守者也學——明著不學偷著學。大家要找原汁原味，幾乎沒有，其實都是不中不西之學，不新不舊之學。所謂大師也很簡單，全是推倒重來，白手起家，創建各門新學術的人。

現在，一般人的印象，讀古書就是國學。比如章太炎、黃侃，楊樹達、余嘉錫，還有錢穆，這樣的人才算國學大師。如果這才叫國學大師，很多人都不能算，國學的陣容很可憐。

我的意見，近代學術，有些太新，不算國學，最好歸入西學；有些太舊，也不算，最好歸入清代學術。比如考古學(archaeology)，就是地地道道的外國學問，絕不是宋人講的考古學；還有歷史比較語言學(philology)，也是地地道道的外國學問，絕不是清代的小學和考據學。李濟、夏鼐，不算國學家；李方桂、趙元任，也不算國學家。

大家說的國學，很多都是不新不舊之學，什麼算，什麼不算？

標準很難定。如所謂羅（振玉）、王（國維）之學，材料是五大發現，全是新材料，他們和法國、日本的學者有不少交流，眼界也很新，這種學問，大家叫國學。但中國邊疆史地的研究算不算，好像不算（地理系，現在歸理科）。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算不算，讓哲學系一講，當然算，特別是近代尊孔的名人，更是絕對沒跑，肯定都是國學大師，就連釋、道二藏也算是國學。

大家都知道，史語所的“史”，是用考古學改造傳統的經史之學；“語”是用歷史比較語言學改造傳統的小學和考據學。這樣的學問，都是不新不舊。還有清華國學研究院，所謂國學也是不新不舊，有些還是嚴格意義上的新學。

現在，最奇怪的是，連季羨林都成了國學大師。人家自己都說不是，好事之徒，還要把這頂帽子扣在他的頭上。這也反映了國學概念的混亂。

## 五、國粹多是國渣

國粹是個可笑的概念。

中國古代，兩河文明，黃河流域比長江流域要發達一點。從前的中國，頭在北方，屁股在南方。近代，情況反過來，“鬼子”從海上來，現代化從東南往西北推，屁股變成頭。最先進的跟最落後的湊一塊兒，反而成了歡喜冤家。西化越兇，才越講國粹。

古人說，楚地多巫風，江南多淫祀。明清時期的閩越還是如此，拜拜的風氣最濃。我們的同胞，漂洋過海，把這些文化帶到香港，帶到臺灣，帶到海外的唐人街，在很多外國人看來，最中國。他們成了中國的窗口。唐人街，舞獅子，舞獅子是漢代傳入的外來藝術。港臺好武俠，武俠是人文幻想加義和團，專打外國

人。好多人說，禮失求諸野，求出來的禮，很多都是這類東西。

中國的國粹是什麼？很可憐。全是西化剩下來的東西，有些城裡化了，鄉下沒化，沿海化了，內地沒化。中醫中藥，國劇（京劇）國術（武術），還有中國菜，數來數去沒幾樣。

我們，身上穿的，屋裡用的，衣食住行，一切拿眼睛能瞅見的，幾乎全是洋的。我們的詞彙，留下了一堆“洋”：點燈用洋油，燒飯用洋火（或洋曲燈），穿衣用洋布，就連梳頭洗臉，也是洋瓷臉盆洋胰子。

衣，中國傳統，特重髮式和衣冠，披髮束髮，左衽右衽，所以別蠻夷。滿人入關，為爭這口氣，死了很多人。衣服的進化，全世界差不多。早期，裁剪技術不高，全是拿片布，往身上一裹；第二步，才寬袍大袖。緊身衣，類似運動裝的衣服，往往和軍事、體育有關，特別是騎馬，我們叫胡服。所謂深衣、漢衣冠，早就沒了。真國粹，有，農民穿的土布衫、免襠褲，大家不愛穿。

食，我們以為特國粹。其實，打新石器時代就粹不起來。烹調方法不說，材料是五花八門。五穀之中，只有小米、糜子是北方原產，水稻是南方原產。歷史上，多少動植物，都是引進。比如各種瓜，除了香瓜，多半都是外來。現在的東半球，據說四分之一的食物，全是來自西半球。比如辣椒從哪來？煙草從哪兒來？西紅柿從哪兒來？紅薯從哪兒來？都是來自美洲。沒有辣椒，還有什麼川菜？

住，古城，秦始皇銘功刻石，自詡墮壞六國城郭，我們比他還厲害，拆；城裡的胡同四合院，拆；這些年，農村的老房子，也都扒了。我回老家，就連北方的土炕（從新石器時代就使用）也都扒了，年輕人要睡席夢思。

行，也是汽車、輪船、飛機的天下。就連自行車，也是外來，



我們老家叫洋車子。

祖宗留下的，還有什麼？我是說，生活層面的東西。抓耳撓腮，大家想到了語言。中國文學，總得用中國話寫中國人，汪增祺如是說。但就連這事，也要打折扣。研究外來語的都知道，我們的漢語，很不國粹，哲學術語、科學術語、軍階官銜、制度名稱，幾乎全是外來語（很多都是日本傳來的假漢語），甚至語法也大受影響。

唉，就連最最國粹的漢字，也被簡化了。港臺的同胞想不開。

## 六、國寶要保不要造

中國歷史太悠久，地上地下寶貝多。古人說，地不愛寶，稍一動土，就有發現。

古跡古物，和我們的萬里河山分不開。保護自然生態，保護文化生態，是我們肩上的重任。

我們的地面遺跡，長城、大運河，很宏偉。長城斷斷續續，運河斷斷續續，保護起來最費勁。後者的現狀非常慘，我親眼目睹，不是排污渠道，就是垃圾坑。利用南水北調，古的變新的，不像話；不利用南水北調，又沒有錢。

中國的考古發掘，年年大豐收，但盜掘也十分猖獗。

傳世品和出土品，書畫、陶瓷、青銅器，博物館的收藏很豐富。近兩年，全國都在蓋新館。但很多文物流入私人手中，流入海外市場。

地面遺跡，《封禪書》、《郊祀志》、《水經註》等書所載，如甘泉宮、後土祠、八主祠等等，都是了不起的古代遺跡。岳鎮瀆海的廟，也有存留。古建，山西最多，主要是元大德癸卯年地

震後的劫後餘存。

這些都是真古物、真古跡，一定要保。

假古跡，也不少，用《紅樓夢》上的話說，很多都是“從敬愛上穿鑿出來的”東西。比如陝西的黃帝陵，湖南的炎帝陵和舜廟，河南的二帝陵和太昊陵，山東的少昊陵，紹興的大禹陵，江蘇的泰伯祠，還有各地的關廟，等等。這些古跡，歷代翻修，本身也是古跡。但各地公祭，燒香磕頭，十分滑稽。不僅如此，為了尋根問祖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，各地還拆了不少真古跡，造了不少假古跡，十分荒誕的假古跡。保護真的沒錢，造假倒有錢。

現在的中國，文物古跡大破壞，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，不能怪五四，不能賴文革。中國的地方官、旅遊部門、施工單位，考古文博單位，都有責任。

中國的幹部隊伍，底色是農民。文物古跡被破壞，主要是管不住農民和地方官。我們不妨設想一下，如果我們把博物館交農民辦，會辦成什麼樣。肯定不是女屍，就是長著五條腿的驢。

中國傳統再偉大，也不能靠毀真造假來發揚。推而廣之，就是古代思想，也是同樣的問題。真孔子，沒人愛。大家更愛假孔子。

## 七、五四運動，光芒萬丈

五四運動，打倒孔家店，打倒的只是店，不是孔子。孔子安然，孔子無恙。當時的非聖疑古，表面上是傳統中斷，其實是傳統重建。它對中國新學術，有不可估量的貢獻。不僅西方科學的引入，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和軍事學，是全面佔領。人文學術，也革舊鼎新。從舊經史之學到新史學，從舊子學到中國哲學史或思想史，從舊集部之學到新文學，革新是全面的。

中國的新學術，不光是靠點滴積累，一磚一瓦往起壘，更重要的，是文化立場的突破。

我們要感謝我們的前輩，感謝魯迅，也感謝胡適。五四的遺產是多方面。2007年是五四運動88週年，很多問題，要全面總結。

五四有兩個遺產，和胡適有關。

第一，是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運動。這個運動，很多人都認為是中國史學現代化的標誌。它和胡適的影響直接有關。胡適和顧頡剛，都很重視崔東壁，美國的恒慕義（Arthur W. Hummel）也很重視。顧頡剛對崔東壁很佩服，但明確指出，他和崔氏不一樣。崔東壁尊孔衛道，他不是。正因為不是，所以顧先生才敢懷疑聖人，懷疑孔子時代的聖人（堯、舜、禹）。這是了不起的突破。雖然，在方法上，顧先生沿襲了崔氏的方法，沒有反省這類方法的不足，在古書體例的研究上沒有突破。其實，宋以來的辨偽學，辨偽考實乃禁書之策，考據是為了保衛孔子的道，並不是純粹的方法，裡面也有意識形態。《古史辨》留下的問題，今天也還是問題。傅斯年、蒙文通、徐旭生，他們的族團說，都破顧說，問題的爭論，一直沒斷，即使今天，也還在爭（如關於斷代工程的爭論），可見影響多麼大。

第二，是中國哲學史的建立。胡適的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，舍上古聖人不談，直接講諸子，直接講老、孔，當時人以為學問不足，但他的路是對的。這書是真正的開山之作。胡適之後，馮友蘭是大家，書比他多也比他厚。胡不講六家，馮講；胡否認王官，馮加限制而肯定；胡以老在孔前，馮以老在孔後。這些分歧，現在也還是爭論的話題。一般認為，這門學問，馮氏才是真泰斗。我的看法不一樣。我認為，胡適的考證誠多可商，但文化立場，站位卻比馮氏高。第一，他強調，中國哲學史，不能用西方哲學

史的概念和框架來剪裁，馮氏反之；第二，他是把孔子從聖人的位子上請下來，和諸子平起平坐，馮氏卻是尊孔派。胡適指出，馮氏爭孔、老先後是信仰問題，看得很准。即使今天，胡適的看法也是解毒劑。

五四代表的新文化，後來分為兩叉。1949年後，更被海峽隔絕，判若兩個世界。

1998年，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編過《新史學之路》。什麼是新史學？不光梁啟超，不光傅斯年，派別很多。他們說的新史學，只是新史學的一支（現在去蔣，還講什麼傅斯年）。史語所的最大成就是考古發掘。這個隊伍，海峽兩岸各一半，不能只算一邊。我待過的社科院考古所和歷史所，很多老人都是參加安陽發掘和西北考察的舊人。我的老師張政烺就是史語所的人。羅、王之學的傳人，絕大多數也在大陸。史語所的研究，強調的是動手動腳，找各種實證材料，這種材料，新東西全在大陸，研究是由大陸的學者在繼續。過去的研究根本沒法比。超越這類研究，打散了研究，提高了研究，還有不少東西，比如社會史的研究，也和共產黨關係更大，即使走過曲折的路，也還是有很多貢獻。

新史學的各派，成敗是非，可以慢慢討論，來源是什麼，很清楚，根本沒法按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分疆劃界。它們的共同來源，都是五四。

厚誣五四，是數典忘祖。

近年，余英時說，郭沫若抄錢穆，引起軒然大波。錢穆和郭沫若，分屬不同的營壘，分屬海峽兩岸各一邊。他們的政治立場和為人怎麼樣，可以另外評價。政治觀點不同，當然不一樣。但他們倆，學術成就怎麼樣？自有公論。錢穆，學問太舊，格局太小，根本無法和郭沫若比。中央研究院選第一屆院士，他們對郭

沫若的政治立場很不滿，但學問沒商量，還是承認，照樣提名。傅斯年說了，只要不是漢奸。

其實，學術就是學術，即使羅振玉的書，我們也要讀。他有學問，還是有學問。

這才是公允的看法。

## 八、文化斷裂和復古風

現在的中國，復古成風，動言斷裂。斷裂和復古是自古有之。藝術尤其明顯。我有一本書，叫《鑠古鑄今》，就是講這個問題。

張光直先生有個說法，西方文明是斷裂的文明，中國文明是連續的文明。最近，法國的沙義德（John Scheid）教授來北大講羅馬的皇帝崇拜，他說，他不同意這一說法，歐洲歷史也有連續性。

西洋史，斷裂多，不然不會有他們的階段說、形態說。但羅馬推崇亞歷山大，很多方面繼承希臘；蠻族入侵，滅羅馬，只是西羅馬亡了，東羅馬還在。東羅馬一直有希臘之風。亞歷山大滅波斯，也接受波斯文化，不光女人和地盤。

歷史，都有斷裂，也有連續，就像《三國演義》上說的，“天下大勢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。我們就算連續性強，也還是有很多斷裂。他們有斷裂，更不用說，否則還有什麼文藝復興。

現在，時興講文化斷裂，好像只是中國大陸斷了，香港、臺灣沒有，日本沒有，歐美更沒有。斷裂的罪魁禍首，據說是五四運動。這是危言聳聽。

斷裂的原因，其實很簡單。根本原因是現代化。這不是哪個國家、哪個地方、哪個時段偶然發生的問題，而是幾百年來，帶

有全球性的普遍問題。比如，歐洲的文藝復興，是斷中世紀的傳統，接希臘、羅馬的傳統；日本的脱亞入歐，也是斷中國傳統，接歐洲傳統。誰都是爸爸不親爺爺親，反認他鄉是故鄉。這是風水輪流轉和歷史時裝化的普遍規律。

還有，古典教育衰落，也很普遍。歐洲，是20世紀衰落，二次大戰後，徹底衰落。拉丁文唱詩，如法國的天主教堂，1960年代後，也徹底不行了。

傳統為現代化騰地方，哪兒都如此。就連事後諸葛亮的保古，也是由現代化來買單，由現代化來挽救——儘管摧毀它們的也正是現代化。

我說過，保古的前提是舒緩現代化的壓力。這個壓力不減，全是空話。歐美日本比我們做的好，主要原因是，他們先下手為強，沒有這麼大的壓力，敗家和瘋狂致富的衝動沒我們強。

中國的敗家，是和現代化拴在一起，是和現代化引起的各種政治衝突和社會災難拴在一起，參與其中的所有政治派別都有份，就連滿清王朝也有份。比如五大發現，為什麼都在世紀之交，就是中國敗家敗出來的。西域漢簡、敦煌文書，被“絲綢之路上的洋鬼子”搞到外國去了，那是清朝的事。內閣大庫檔案造了還魂紙，那是民國的事。這些都不是現在的事。

大家把氣撒在五四身上，五四和魯迅成了衆矢之的。衆怨所集，才有目前的各種發燒發狂。背後的臺詞我不說，誰都知道。

## 九、說經典閱讀

說起讀古書，我們會想起魯迅。

今人厚誣魯迅，主要因為他是左翼，是延安樹起的文化革命

旗手，1949年後，在思想文化界一直處於獨尊的地位。但我國知識分子，真奇怪，居然和美國的大老粗一般見識，以為只要沾個右字就好。毛澤東不是說，魯迅活著，不是右派，就是在監獄裡。他要活著，算什麼派？有人說，匕首亂飛、皮帶亂飛，都是“魯禍”引起，恨不得掘墓鞭屍，這話公允嗎？

關於讀古書，魯迅說過逆耳的話，那是忠言。有人說，他自己讀了很多古書，卻反對讀古書；不讓別人讀，自個兒躲起來悄悄讀。我讀過魯迅的書，他的想法沒這麼簡單。

第一，他說，要少看或不看中國書，多看外國書，主要是為了樹立新學的地位。他並沒有說，絕對不許讀古書，而只是說，新書和舊書，還是以新書為主，舊書最好攔一邊兒，當務之急，還是讀新書。今天的中國，也是這個格局，我看不能反過來。就像中醫，保護中醫我同意，但用中醫代替西醫或領導西醫，我看沒人會同意。

第二，他說，讀經不能救國，這也是對的，今天我也這麼看。

第三，他說，與其讀經，不如讀史，與其讀正史，不如讀野史，看看中國的歷史有多麼爛，我看也很有深義。世界歷史學的趨勢，日益重視生活史。野史正是生活史。其實，子學的地位比從前高，也是順理成章。

第四，他說，要治國學，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治，而是像王國維那樣治。很多古書的研究變成專家之學，也是勢所必然。它不再走進千家萬戶，我看沒什麼不好（西方早就如此）。

古書是一種文化結構。五四以來，這個結構被顛覆，非常合理，非常正常。

六經是孔子時代的經典。漢以來，儒生是以孔子的經典為經典，五種不同的東西湊一塊兒，沒什麼道理。現在，經典的概念

早已變化，文史哲各系，分別去讀，沒什麼不好。

漢代有五經，唐代有九經，宋代有四書五經。《論語》本來不是經。漢代，《論語》是四大傳記之一，所謂傳記，多是儒家的子書。四書五經，《論語》也是四書之一，不算經。只有十三經，才把《論語》列為經，這是後起的概念。我們拿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當子書，和《老子》、《墨子》攔一塊兒，是恢復諸子的本來面貌。

宋代樹道統，孔子傳曾子，曾子傳子思，子思傳孟子，一脈單傳。這個道統是虛構。五四以後，《論語》降為子書，道統被打散。孔、孟重歸諸子，跟《荀子》等書攔一塊兒，這也是儒家的本來面目。沒有這種調整，只有經學史，沒有中國哲學史，更沒有中國思想史。

中國文化，博大精深，絕不是一個儒字所能概括。中國典籍，經史子集，也絕不是一個經字所能概括。

現在，很多自己都讀不懂經書的大人，卻瘋狂鼓吹讀經，甚至鼓吹少兒讀經，我是不以為然的。少兒讀經，不是讀《詩》、《書》一類經。《詩》、《書》，連教授也啃不動。他們所謂經，是《三字經》這樣的經，其實是蒙學課本，可笑。

我在北大開經典閱讀課，不是讀傳統意義上的經典，而是以“鬼子”為榜樣，讀他們理解的四大經典：讀《論語》，讀《老子》，讀《孫子兵法》，讀《周易》經傳。我覺得，這樣安排更合理。

第一，這四本書最有思想性，最有代表性。《論語》是儒家的代表，《老子》是道家的代表，講人文，這兩本最有代表性。《孫子兵法》講行為哲學，《周易》經傳講自然哲學，講技術，這兩本最有代表性。



第二，它們的篇幅比較合適，《論語》大一點，有 15000 字，其他三本都在 5000~6000 字左右。別的子書太大。

總之，古書可以讀，但不必是過去的讀法。

## 十、我們的信心建在哪裡

我們的信心該建在哪裡？是真傳統，還是假傳統？這個問題，和大國崛起有關。

我一直說，中國人的心底，埋著個夢，就是重新當大國。不當大國，堵得慌。

歷史上，大國崛起，往往有小國背景。如小邦周克大邑商，亞歷山大征波斯，都是小國勝大國。

亞述，號稱世界第一帝國，本來是處於四戰之地的小國。因為怕挨打，才窮兵黷武，以血腥殺戮和野蠻征服著稱於世。亞述宮殿的畫像石，為我們留下了恐怖的印象。歷史上的大國，往往都有這種背景。

中國曾經是大國，歷史上了不起的大帝國。然而世事滄桑，近百年來，我們衰落了。就像歷史上的很多大國一樣。

近代，從前的文明古國，全都災難深重。伊拉克是亞述、巴比倫，伊朗是波斯，全是挨打或準備挨打的對象（看看美國樣板戲《亞歷山大》和《三百勇士》的暗示吧）。早期探險家初到這些地方，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，《聖經》和古典作家筆下，天堂般的奇蹟，怎麼會是這等荒涼破敗。

歐洲，所謂大國崛起，原來都是小國。希臘、羅馬是小國，即使成為大國，內部也很鬆散，還保持城市自治。羅馬帝國崩潰後，歐洲也一直是小國林立，書不同文，車不同軌，沒有政治統

一，只有宗教統一。草原帝國，都是部落聚合，也是以宗教為凝聚力，聚得快也散得快，缺少真正的粘合劑。和親、女王一類東西，也是小國的特產。

西方傳統，是小國傳統，比如民主制，就和小國有關，和他們保持的原始特點有關。希臘、羅馬的民主制，是建立在對外征服和奴隸制之上（柏拉圖的《理想國》，原型是斯巴達的軍事共產主義）。對內特別仁慈，對外特別殘酷；上層特別優雅，下層特別野蠻。今天的大國，古風猶存。我們面對的還是古老的現實。

基督教統治下的歐洲，他們的統一是宗教大一統，不是政治大一統。普世性的宗教，和政治大一統有類似功效。這是思想上的專制主義。

對比他們，我們該作何感想？

1980年代，怨天尤人罵祖宗，大家還記得嗎？當時罵什麼？主要是罵專制主義、罵封閉停滯，罵小農經濟、罵吃糧食，不吃肉，心理自卑，達到憤懣的地步。大家恨傳統，簡直恨到了根兒上。《河殤》的播出是高潮，就是表達這種悲情。當時，我寫過三篇文章（一篇登在《中國文化報》上，一篇登在《東方紀事》上，一篇登在《知識分子》上），力陳傳統並非如此：其弊固多，不如是之甚也，何必衆惡歸之，集為怨府，把明明屬於中國現代化的不良反應，全都怪在傳統的頭上。但這種聲音，並未引起大家的注意，國人幾乎一邊倒。

現在的中國，正好相反，從罵祖宗變賣祖宗，急轉直下。我們的自信心仿佛一夜之間就提高了，高到令人驚訝的地步。舉國若狂，一片復古之聲。然而，只要耐心傾聽，在《狼圖騰》中，在最近播出的《大國崛起》中，我們還是可以聽見《河殤》的聲音，忽而哀怨忽而亢奮的聲音。

一句話：大國夢想，小國心態，表面自大，骨子裡還是自卑。

現在的人，迷託古改制，常拿歐洲說事。他們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，是迫於宗教傳統的鉅大壓力，不託古，不能求新。大家樂道的闡釋學，不過是這類玩意兒。說是復興中國文化，其實是步歐洲後塵。現在，西方史家有反省。大家猛回頭，才發現，很多傳統都是假傳統。假希臘，假羅馬，對傳統和現代都是破壞。

中國的復古，是因為意識形態真空，就像俄國，乞靈於傳統。

但我們的傳統，精英文化，不語怪力亂神。下層見神就拜，也沒有宗教大一統。

中國的傳統很實在。沒有教，不必造。現在，很多英雄氣短的人，寧願相信假傳統，也不願相信真傳統。就像古之好事者，登臨懷古，沒有真古跡，也要造一個出來。中國需要這樣的造神運動嗎？中國的運動還少嗎？

現在的復古，是真復古，還是假復古？孔子教導我們說，他的目標是奔西周，你會照他說的辦嗎？王莽倒是打這個旗號，你能學得來嗎？說復古的，往哪兒復，怎麼復？哪朝哪代哪個皇帝？你的復古方案是什麼？請給大家說說看。你要迷這帝那帝，曾胡左李，就別講什麼“走向共和”。

20世紀初，國人驚呼，神州陸沉，亡國滅種。然而現在怎麼樣？國未亡，種未滅，中國人還在，中國的萬里河山還在，以往的歷史，可以平心靜氣看。

我的看法是：

研究傳統，我們應該有充分的自信。中國的歷史遺產，雖遭破壞，還是相當豐富。古書也好，古物也好，古跡也好，還是集中在中國大陸。特別是尚未開發的地下資源，更幾乎百分之百在中國大陸。

特別重要的一點，是我們有人。中國人還在，不信邪的精神還在。我們的一切，已經納入現代化的視野，古今中外已經擺上了同一桌面。

臺灣有點東西，都是大陸帶走的，集中在史語所和臺北故宮，還有一個歷史博物館，很小。他們，報告發光，圖錄出盡，就沒有資源了。人，臺獨政治家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，還談什麼傳統文化。

香港太小，沒有祖國的萬里河山，完全脫離中國文化的主流，眼中沒有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生活（只能從旅遊和電影瞭解），殖民統治太久，沒根。他們的居民，要麼很土（各種怪力亂神的崇拜），要麼很洋（官場、課堂說英文，連名字都是英國的），傳統文化，同樣很淡薄，缺乏自主原創力。

歐美和日本的漢學家，是另一個天地，他山之石吧。我們不要以為，只有幾個美籍華人就是國際漢學界。

對中國傳統，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，我們的天是中國的天，地是中國的地，人是中國的人，根本用不著氣短。

我們的文化資源，世界任何地方都比不了。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，面對著有血有肉的中國生活，用中國人的語言、中國人的體驗，寫中國自己的歷史，這是最大優勢。

我們為什麼要自卑？我們有這麼多真東西，幹嗎還要拿假的壯膽，拆了真的造假的，跟著別人起哄。

託古改制，自欺欺人的闡釋，全是無聊把戲，對中國的形象，有百弊而無一利。不是愛中國，而是害中國。

傳統不必這樣紅。